

第一章 喪心病狂的初見

大魏真是一個危險的地方！

姜桃花一邊抱著喜服的長襪往前狂奔，一邊皺著臉在心裏咆哮，就沒見過哪個大國的國都街上會出現野狼的啊！她是過來和親，又不是來餵狼的，這國都禁衛都是幹什麼吃的？簡直是飯桶！

「公主您先走！」青苔焦急地看著後頭狂追上來的狼群，小臉都嚇白了，「奴婢帶護衛們斷後，您去找個安全的地方，最好是高處，躲起來，等會奴婢再帶人去接您。」

「好！」一點沒猶豫，姜桃花跑得飛快，街上百姓四散，劈里啪啦的全是關門關窗的聲音，她跑累了去敲門讓人救個命都沒人開門，真是個人心涼薄的國家啊！頭上的金冠死沉死沉的，身上的衣裳也是巨大的障礙，十分不利於逃命，姜桃花乾脆將它們一股腦塞進街邊堆著的竹筐堆裏，只著一襲白底紅邊的桃花暗紋裙，輕鬆地繼續往前跑。

狼嚎聲越來越遠，眼睜著四周都沒人了，她終於停了步子，靠在一個院落的後門上。剛想喘口氣，背後的門冷不防就打開了，重心失衡之下，姜桃花就以狼狽的滾球姿勢跌進了人家的院子。

在一個時辰之前，她還是從趙國來的高貴公主，儀態萬千地被送出驛館上了和親車隊，即將嫁給魏國的南王。萬萬沒想到一個時辰之後，她就這麼滾泥帶灰地摔進了不知名的鬼地方，眼前全是小星星。

緩了一會兒抬頭的她還沒來得及理清情況，就見面前的人表情驚愕地瞪著她，隨即朝院子裏大喊，「找到啦！這小蹄子在這兒呢！」

這嚎叫聲穿透力極強，沒一會兒就有幾個人嘩啦啦地跑了過來，完全不給人說話的機會，一巴掌就拍在了姜桃花的後腦杓上。

疼啊，這是真疼！可是疼就算了，打的位置不對吧？她沒有眩暈的感覺啊！

瞧這情況反正也是逃不掉了，為了避免被人補一巴掌，姜桃花乾脆就裝暈，任由他們將自己架起來，往不知道什麼地方帶去。

路上姜桃花還想伺機逃跑，然而周圍的人根本沒給她半點機會，推門進了屋子，就有人捏著她的嘴灌了湯藥進來。

按理說這種效用不明的藥她是應該吐了的，但是莫名的這湯藥跟銀耳粥一樣甜，落進嘴裏，讓她下意識地就是一嚥，咕嚕。

完蛋了！後悔地啞了一下嘴，姜桃花懊惱地將眼睛睜開一條縫，就看見有幾個丫鬟過來扯自己身上的衣裳，還有幾個胖女人在她身邊轉來轉去，心急火燎地喊著，「快點，快點，要來不及了！」

趕著去投胎啊？她很想告訴她們認錯人了，然而不知道是不是湯藥的原因，四肢都使不上力，想張口也覺得困難。身上的衣裳都被扯下，換了件豔俗的大紅綢袍，然後幾個丫鬟就齊心協力將她抬到了一旁的大床上，蓋上了被子。

門吱呀了兩聲，屋子裏的人魚貫而出，四周突然就安靜了。

姜桃花年方十八，本有青梅竹馬的戀人，奈何緣分不深，被自己的皇姊勾搭走了。

趙國皇帝年邁，新后呂氏干政，欲立皇長女為帝，以致朝野紛爭不斷，民心惶惶，國力衰退。她和皇弟無依無靠，唯有她遠嫁大魏這一條出路，或許能換得一線生機。

然而，這一線生機似乎也在今日被掐滅了。

屋子裏香氣繚繞，姜桃花覺得身子裏像是突然乾涸了，從腹部開始一直蔓延到喉嚨口。她努力睜開眼想找點水喝，首先映入眼簾的竟然是一幅春宮圖！

花嬌難禁蝶蜂狂，和葉連枝付與郎。

上頭男女交歡，畫面淫靡不堪。能掛這種圖的，除了青樓也沒別的地方了。那她這個樣子被擱在青樓裏，等待她的會是什麼？

姜桃花是有點絕望的，雖然貞節對她來說也算不得什麼十分重要的東西，但是，她還沒進南王府的大門就沒了這的話，那再想進去可能就難了。

這到底是個誤會，還是有人存心要跟她過不去？

屋子裏有輕微的響動，層層疊疊的紗帳外頭好像有人來了。

姜桃花的理智還在掙扎，但身子卻誠實得很，像想吸人家陽氣的妖精，期待地看著伸進紗簾裏來的那隻手，隨時準備撲上去。

那真是很好看的一隻手，修長白皙，指腹上好像有薄薄的繭，但絲毫不影響它的美觀。輕輕落在她裸露的肩頭上，冰涼冰涼的，叫她忍不住就側過臉去蹭。

「還真是難得的美人。」

低低沉沉的聲音，帶著些她聽不懂的情緒。

姜桃花有些茫然地抬頭，矇矓間只看清了來人的輪廓，像雨後清遠的山，帶著湖上清冽的霧氣。「你……是誰？」

那人坐在了床邊，一隻手隨她蹭著，另一隻手優雅地將衣袍都解開，臉逆著光，表情完全看不清楚。

「我嗎？」他輕笑了一聲，然後道：「大概是個恩客吧。」

姜桃花無言，這回答還真是簡單直接，也讓她的心徹底沉了下去。

堂堂趙國公主，要是在青樓被人給玷汙了，等這消息傳回國，叫皇弟長玦如何還抬得起頭來？

不行，她得拒絕！這樣想著，姜桃花用盡了全力，想將面前靠過來的人一把推開，誰知手落在人家胸前，竟然變成了拉著人家衣襟往自個兒這邊拽。

這藥也太不要臉了！竟然這麼烈！眼睜睜看著面前的人慢慢壓了下來，姜桃花內心在咆哮，動作也有些僵硬，感覺到男人的呼吸落在了她的脖頸之間，酥酥麻麻的，下意識地就皺眉別開了頭。

「既然飲了銷魂湯，那就別白費力氣了，那湯藥效很強，沒有女人抗爭得過。」身上的人慢慢將錦被掀開，貼上她的身子，呼吸霎時沉重了不少，語氣裏卻滿是調笑，「聽聞會媚術的人遇上這銷魂湯，會更加要命呢。」

瞳孔微縮，感覺到自己滾燙的身子被這人冰涼的身體完全覆蓋，姜桃花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努力讓自己保持清醒，「你怎麼知道我會……」

「噓，別說話。」男人帶著薄繭的手掌在她的肌膚上遊走，聲音放輕了些，「女

人話多可不是好事，今夜妳只要伺候好我即可。」

伺候你奶奶個頭啊！姜桃花忍不住破口大吼，「你不要命了！本宮是趙國公主……唔。」

話沒說完，嘴巴就被他給死死捂住了。風從窗戶吹進來，床邊點著的燈突然熄滅，屋子裏頓時一片黑暗，姜桃花皺眉，只看得見一雙微微泛光的眼睛。

「要聽話才行啊。」他道：「想當活人伺候我，還是想當死人被我佔有，妳二選一？」

體內的燥熱已經是抑制不住，腦子還想多思考一會兒，身體卻自動朝人貼了上去，滾燙的身子蹭到些清涼，姜桃花忍不住就呻吟出聲。

這聲音軟綿綿的，像貓爪子似的撓在人心上。

身上的人一頓，接著就輕笑了一聲，開始肆意地在她身上流連。

趙國的女子無論平民還是皇室，自及笄起便會習媚術，所以姜桃花很懂如何在床第之間取悅男人。一般人學媚術也就學個皮毛，只求讓日後的夫君滿意，但是姜桃花不同，她學得深，目的就是為了以後能控制男人，為她所用。

面前這人是她的第一個獵物，但是，情況和她想的好像不太一樣。

按照師父所教，姜桃花使出了渾身解數，糾纏、引誘、攝魂，然而不知道怎麼回事，身上的人不僅不為所動，反而反過來想控制她，叫她按照他的步調走。

這就讓人不服氣了，還有男人能在床上保持理智的？那豈不是說她技術不到家？氣憤地鼓了鼓嘴，姜桃花伸手勾住身上人的脖子，仰頭就想吻上去。

身上的人一僵，側著臉避開她，頗為嫌棄地道：「休想。」

親吻這種事情她也是第一次，又不是誰都可以親的，他這態度是什麼意思啊？

渾身的反骨都被激了起來，姜桃花一個翻身就將人壓在身下，玲瓏的身段被窗外灑進來的月光勾勒得格外動人。

屋子裏瞬間安靜了一會兒。

「好看嗎？」半睜開眼，姜桃花媚笑道：「既然要我伺候，那不如就好好享受，還要理智做什麼？」

床上的人眸子冷清地睨著她，伸手掐著她那不盈一握的腰，低聲道：「以妳這樣的功夫，若是我沒了理智，那命都得交給妳了。」他又不傻。

姜桃花一頓，接著笑，「你覺得親一下就能沒了魂不成？」

「不是。」他搖頭。

「那為什麼躲？」

「髒。」

簡單明瞭的一個字震得姜桃花渾身顫抖，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著他。

說她髒？那還主動進這間屋子？這人腦子是不是有問題？

胸口一團火燒上來，比慾火更加旺盛，姜桃花幾乎沒經過思考，直接就拿頭往身下人的頭上狠狠一撞！

「啊！」

衝動的結果就是兩敗俱傷，一人一個包出現在額頭上。姜桃花尤嫌不過癮，還想

再撞，卻被男人狠狠扯了下去，壓進床榻裏，毫不留情地開始蹂躪。

「疼疼疼……」

「妳還知道疼？」冷哼一聲，男人眯了眯眼，屈腿分開她的雙腿，也不給個提醒，直接霸道地闖了進去。

「啊！」這回輪到姜桃花慘叫了，一張小臉瞬間刷白，身子猛地發抖，指甲也掐進了他的肉裏。

倒吸一口涼氣，身上的人像是發現了什麼，動作一僵，然後就沉默了。

姜桃花疼得死去活來，一怒之下用盡力氣仰頭，趁他沒反應過來，狠狠在他唇上一咬！

一聲悶哼，男人好像真惱了，身體四周散發著侵略和暴怒的氣息，完全不憐香惜玉，動作更加粗暴直接。

「不……」眼淚嘩啦啦地掉，姜桃花覺得自己實在是太慘了，都說男人遇見她會化成繞指柔，面前這傢伙哪裏柔了？簡直是個畜生啊！

等明兒醒過來看清這人的臉，她一定、一定叫人把他給切了！大卸八塊的那種！紅被一陣翻滾，歡好之聲先是斷斷續續，接著便是綿綿不絕，遠處還隱隱傳來兩聲狼嚎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有人來了房間門口伸手輕輕叩了三叩。

床上的男人微微歎息，剛起身想下床，卻被人勾住了腰，重新捲了回去。

門口的湛盧皺了皺眉，看了看時辰，有些驚疑地喊了聲，「主子？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裏頭應了一聲，聲音沙啞低沉，也沒多說什麼，隨後似乎是雲雨又起，一陣響動聽得外頭的人面紅耳赤。

抹了把臉，湛盧輕咳一聲，扭頭嚴肅地看著下人道：「再將景王爺拖一會兒。」

「是！」下人應聲而去。

把女人推上床是男人的本事，但是讓男人下不了床就是女人的本事了。姜桃花忍著疼痛，使盡渾身解數與這人的自持能力過招。

先前的歡好之後，她身上的媚毒已經消解，但是既然貞潔已經丟了，那就沒有讓人輕易走了的道理。

糾纏、磨蹭，她眯著眼睛想看清眼前人的臉，卻被他一隻左手將雙手固定在了頭上，右手一蓋就擋住了她全部的視線。

「你見不得人？」姜桃花有些微惱。

「該見面的時候自然會好好見的。」男人輕笑，「現在這樣未免太失禮了。」

姜桃花無語，都已經苟且……呸，都已經有夫妻之實了，還管什麼失禮不失禮，這人真的腦子有問題吧！

她還想掙扎，身上的人卻帶著微微喘息，低頭在她耳邊開口道：「別總想贏我，妳辦不到的。」

眉頭微皺，姜桃花還沒來得及仔細思考他這句話，便又被送上巫山之巔，再也沒了說話的機會。

一個時辰後，門再度被敲響，屋子裏的男人起身，慢條斯理地將衣裳一件件穿好，看了床上一眼，然後便抬腳出去。

姜桃花累得睜不開眼，已經沒力氣繼續留人了，朦朦朧朧之間就聽得外頭一陣誼譁，有人好像在大吼什麼錯了，犯大錯了之類，不過只幾聲外頭就恢復了寧靜。翻了個身，她決定先不管了，反正橫豎都已經出大事了，那還是先睡個好覺吧。姜桃花有個優點，那就是一旦睡著了打雷都不會醒，這樣好的睡眠習慣可以讓她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得到良好的休息。當然，壞處就是在睡著的時候被人搬來搬去也不知道。

比如現在，她被人抬出了「和風舞」，一路誼譁她也只是咂了一下嘴，繼續熟睡，睡夠了四個時辰才睜開眼。

「主子！」床邊跪著一大片人，見她睜眼，為首的青苔就帶著眾人砰砰地開始磕頭。

揉了揉眼睛，姜桃花側身看著她們，茫然了好一陣子，「妳們怎麼了？」

青苔難得地紅著眼睛，抿唇道：「奴婢們護駕不力，還請主子責罰！」

護駕不力？姜桃花慢慢坐起身，身下的疼痛讓她倒吸了一口氣，昨兒發生的事情就通通湧了上來。

她被人在青樓奪了貞操！

小臉一白，姜桃花哆嗦了一下，皺眉看著青苔道：「妳們昨日為何不來找我？」

青苔咬牙，「奴婢們趕走狼群之後便去尋主子了，只是遍尋不著……」

「怎麼會。」姜桃花道：「我路上不是留了記號嗎？」

一早與他們約好的，要是逃命什麼的，她都會在路上撒彩色的小石子兒，不起眼，也能給人指明方向。

「奴婢們就是跟著記號找的。」青苔道：「可是記號在一條巷子裏斷了，之後就再無其他提示，奴婢們將那巷子附近的人家找了個遍，也沒能……」

巷子？姜桃花挑眉，她昨兒根本沒有進過巷子，也沒往巷子裏丟過石子兒啊，怎麼就會將人引進巷子裏了？有些蹊蹺吧……

抬頭看了看四周，姜桃花發現這地方陌生得很，看起來倒是金碧輝煌，名畫玉器隨意擱置，桌椅板凳和花架都是上好的紅木，顯得貴氣十足。「這是哪兒？」

青苔低頭，「相府。」

哦，相府。姜桃花點頭。

「等等。」反應過來有些不對勁，姜桃花伸手就將青苔拎到了自己面前，瞪大了眼睛問：「相府？」

青苔沉重地頷首。

「為什麼會是相府？」先不論昨日發生了什麼事，她是趙國送來和親的公主，要嫁的是南王，就算婚事黃了，那也應該是回驛館，跑丞相府來是怎麼回事啊？

長長地歎了口氣，青苔道：「奴婢也不知道中間發生了什麼事，但是您昨晚是被丞相大人找到的，並且說是……已經行了夫妻之禮，為此，沈丞相與景王南王連夜進宮，到現在都還沒出宮。」

「蛤？」姜桃花傻了，昨天青樓那個人竟然是大魏的丞相？

這是什麼情況啊？堂堂丞相，為什麼會跑青樓去，還好死不死地跟她圓了房？

「雖然我初來乍到不太清楚情況，但是這怎麼有點不對勁呢？」眯了眯眼，姜桃花摸著下巴問：「這丞相是個什麼樣的人？」

青苔道：「奴婢已經打聽過了，沈丞相年方二十六，有姬妾無數，卻無子嗣，似乎是深得皇上寵信，位高權重，在朝中勢力不小。」

眼眸「叮」地一下亮了起來，姜桃花眨了眨眼，「這個丞相比南王勢力還大？」

「這是肯定的。」青苔點頭，「南王年紀太小，又無權無勢，只是有王爺的名頭，在皇子當中是最不受寵的。」

也就是說，她錯過了個王爺，卻撈著了個更了不得的丞相？那這買賣也不虧啊！姜桃花立刻精神了，嘿嘿笑了兩聲，左右打量了一下房間。「去給我找根繩子來。」

「公主？」青苔皺眉，「您要做什麼？」

「妳別緊張。」姜桃花輕鬆地道：「我上個吊而已。」

青苔，「……」

「哎，妳別壓著我啊，疼！」瞧這丫頭緊張得立刻撲上來的樣子，姜桃花哭笑不得。被她死死壓在床上，好不容易才逮著個機會開口，「我沒想死，真的！但是現在這形勢是妳家公主我錯嫁了，不上個吊人家會以為我想順水推舟巴上丞相，是個趨炎附勢之人！」

青苔停了動作，眼神古怪地看著她。

您難道不是想順水推舟巴上丞相，難道不是個趨炎附勢之人嗎？

讀懂了她的眼神，姜桃花奸詐地笑了兩聲，慈祥地拍了拍她的肩膀，「小姑娘，跟著妳家公主我學東西的日子還長著呢，想活命，那就得把心裏想的藏著點，該做的樣子都得做齊全了，明白嗎？」

「……奴婢去找繩子。」

「乖。」

第二章 掉進蛇窩的感覺

從床上坐起來，姜桃花立刻進入了狀態，跑到妝台前給自己抹了粉，點了個淒淒慘慘憔悴妝，然後接過青苔找來的繩子就往房梁上一掛。「去外頭站著，來人了喊一聲。」

「是。」青苔應了，不放心地看她一眼，「公主，您這繩子……」

「放心吧，活扣。」朝她揚了揚眉，姜桃花很自信地站上了凳子。

點點頭，青苔轉身出去，剛一關上門，就聽見有人來通報，「相爺回府了！」

「啊，這麼快？」嚇了一跳，青苔連忙往屋子裏吼了一聲，「來了！」

深吸一口氣，姜桃花抓著吊繩，把自己的頭往洞裏頭一塞，腳下一蹬，直接跟臘肉似的掛在上頭直晃蕩。

可是，晃蕩了三個來回，她臉都紅了，也不見人推門進來。

這是什麼情況？

掙扎著堅持了一會兒，實在是喘不上氣了，姜桃花連忙將繫扣扯開，跌坐在地上

大口呼吸。

好死不死的，偏生這個時候外頭傳來了動靜，門被推開了。

姜桃花抽著嘴角抬頭，就跟一個男人大眼瞪小眼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雖然從未見過這張臉，但是她憑直覺就能猜到是誰。「沈丞相？」面前的人微微挑眉，五官在她眼裏變得清晰起來。長眉斜飛入鬢，鼻如懸膽，一雙鳳眼含情，若不是身姿挺拔，倒還挺像個文弱書生，可他氣場極強，雖然臉上帶笑，但看著叫人背脊發涼，有種被野獸盯上的感覺。

長得俊朗是沒錯，可明顯也不是個好惹的，看他靠近，姜桃花渾身都緊繃了起來，下意識地就往後退。

「上次見得匆忙狼狽，沒能好好問安，現在終於正式見面了。」他低身下來，溫柔地湊近她面前，眼裏閃爍著不明的光，「大魏丞相沈在野，見過公主。」

沈在野？名字倒是有意思，分明高居廟堂，還偏叫在野。姜桃花勉強笑了笑，「見過沈相爺，您可以先讓我起來嗎？」

「自然。」他頷首。

還算有禮貌啊，跟昨晚那禽獸是同一個人嗎？姜桃花有些狐疑。

然而沈在野說完這話竟然就直接伸手將她抱了起來，一雙眼眸近在咫尺，深深地看著她問：「公主剛剛是在尋短見？」

心漏跳了一拍，姜桃花別開眼，好半天才想起自己該做的事情，連忙醞釀了一下情緒，掩面哽咽道：「事到如今，桃花若是苟活，該有何面目面對天下人？」

「昨日之事，實在是誤會。」長長地歎了口氣，沈在野就這麼抱著她在床邊坐下，看了一眼門口伸著腦袋的青苔，後者老實地將門合上了。

眼眸低垂，沈在野眉頭微皺，看起來頗為懊惱，「在下與景王本是在和風舞喝酒，景王說有美人要獻給在下，在下便領了景王爺好意，卻沒想那人是……唉，昨晚進宮，景王被皇上重罰，並將公主賜嫁給在下，不知公主可否為趙國忍辱，好生活著？」

啥？打暈她的那群人是景王的人？姜桃花皺眉，「不至於吧，景王怎麼會錯把我當美人送給你了？我好歹是公主啊。」

「公主遇野狼群之後逃走，丟了鳳冠霞帔。」沈在野道：「身上沒有能證明身分的東西，又誤闖和風舞，被錯抓了也算正常。」

對哦，她跑的時候為了方便把鳳冠霞帔都丟了的。姜桃花點頭，可是轉念又想，不對啊！「你怎麼知道我把鳳冠霞帔丟了？」

微微一笑，沈在野伸手將她鬢邊的頭髮別去耳後，「因為下人在找妳的時候找到了妳的鳳冠霞帔。」

好像也能解釋得通。姜桃花點頭，看了他一眼，聲音小了些，「皇上將我賜嫁給你，那南王怎麼辦？」

「南王年方十六，不急著立正妃。」沈在野跟摸貓兒似的有一下沒一下地摸著她的頭髮，聲音分外蠱惑人心，「在下已經稟告聖上，補償了南王不少東西。」

這麼說來算是皆大歡喜啊，除了景王那個倒楣蛋，其餘人各有所得。姜桃花點點

頭，忖度了一番形勢，果斷抱上了沈在野的大腿！「那以後妾身就是相爺的人了！」沈在野挑眉，看了一眼仍舊在房梁上懸著的繩子，再低頭看看這兩眼放光的女人，皮笑肉不笑地勾了勾唇角，「好，即日起，公主就是這相府裏的姨娘了。」

「多謝……等等。」感覺有點不對勁，姜桃花眯了眯眼，「姨娘是什麼？若是沒記錯，相爺的正室該是叫夫人。」

「嗯，正室是稱為夫人沒錯。」沈在野睨著她，道：「可惜在下兩年前已有正室，所謂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聖上對在下也是十分理解，故而只能委屈公主做二等的姨娘了。」

姜桃花，「……」

她為什麼總感覺面前這人有些陰險呢？雖然瞧著是惋惜的表情，但這語氣叫人聽著怎麼那麼想上去對著臉給他一巴掌！

垂了眼眸，她飛快地分析了一下現在的形勢。

其實她這次遠嫁大魏也算是趙國皇室不要臉的倒貼行為。趙國因為內亂，國力衰退，遠不如前，國主便希望通過和親的方式增進兩國友誼，以免大魏趁虛而入。大魏皇帝明顯是不想買這個帳的，無奈她千里狂奔，沒給人家拒絕的機會就到了國都，皇帝一怒之下就指了個年紀比她還小又不受寵的王爺給她。

其實就算沒沈在野這一齣，她的日子也未必有多好過，現在有機會在相府當個二等姨娘，實際上也比去給南王當正妃有前途。

反正她也沒別的路可以選了。

「多謝相爺厚愛。」深吸一口氣，姜桃花識趣地起身朝他行了個禮。

沈在野多看了她兩眼，跟著起身道：「免了，很快會有管事來教公主大魏的規矩，公主跟著學就是了。」

「妾身明白。」低頭送走這位大爺，姜桃花站在門口，看著沈在野的背影離開院落，才一把將青苔拉進屋子，然後鎖上了門。

「公主？」瞧著自家主子這難看的臉色，青苔好奇極了，「這是怎麼了？不是挺順利的嗎？」

深吸了一口氣，姜桃花跌坐在床上，呆呆地道：「咱們可能中什麼圈套了。」

「圈套？」青苔一愣，「怎麼會？如今的形勢不是對您更有利嗎？」丟了南王，得了丞相，只賺不賠來著。

搖搖頭，姜桃花道：「沈在野這個人給我感覺像一條毒蛇，隨時可能朝你脖子上咬一口的那種，他剛剛撒謊了，我到底為什麼會與他有了肌膚之親所有一切他好像都是知情的。」

「什麼？」嚇了一跳，青苔連忙半跪在她旁邊，皺眉望著她，「您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因為我記性好。」姜桃花眯了眯眼，「就算昨日我身中媚毒，也記得自己說過什麼。當時我就說過自己的身分，企圖嚇唬他，結果他的第一反應是捂我的嘴。」要是尋常人聽見她說自己是趙國公主，也應該當做是玩笑，嘲笑一番；而他作為朝中人，知道和親的事情，怎麼會置之不理？起碼也該停下來問問她究竟是怎麼回事啊，畢竟侵犯和親公主可不是小事。

然而沈在野沒有考慮這些，相反的，他一聽就捂住了她的嘴，讓她沒能繼續說下去。

當時只有他們兩人，距離又那麼近，沈在野身上沒有酒味，說明沒醉，那她說的話是一定能讓他聽清楚的。

那麼就只能說明一件事——他方才說的不知情，說是景王誤抓了她，這些話就是在撒謊。沈在野一早就知道她是趙國公主，儘管如此，還是強要了她。

為什麼呢？

渾身有些發涼，姜桃花伸手抓著青苔的手，撇了撇嘴，「我突然覺得，要是當真順利嫁給南王也挺好的。」起碼不會有這種掉進蛇窩的感覺。

青苔臉都綠了，死死抓著主子的手，聲音也抖了起來，「這該怎麼辦啊？相爺想害您？」

「不一定，我只是個不重要的公主，大魏沒幾個人會將我放在眼裏，他堂堂丞相，何必冒著得罪南王的風險來害我？」姜桃花想了想，將青苔給拉起來，「現在只能靠妳了，妳武藝高強，雖然沒腦子，但是也能幫我做不少事情。」

情況危急，青苔也就自動忽略了自家主子對自己的負面評價，皺眉問：「主子要奴婢做什麼？」

「繼續去打聽消息，最好去丞相府外頭。」姜桃花道：「將景王、南王和沈在野這三個人的背景關係都弄清楚後來回稟。」

「奴婢明白了。」青苔點頭，麻利地換了衣裳找機會溜出去。

喘了兩口氣，姜桃花找人進來更衣，好生梳妝了一番。

先前青苔就說過，這沈在野姬妾甚多，她現在又不是老大，初來乍到的，怎麼也得先夾著尾巴摸清情況。

第一件事，肯定就是找正室請安。

沒嫁人的時候，姜桃花總將自己打扮得跟桃花樹似的，但是這會進入宅院，她換上了不合身的寬大錦袍，素面朝天，選的首飾也甚為老氣。

「公主。」丫鬟花燈皺眉道：「您雖是天生麗質，但何苦如此糟踐自己？」

「這不是糟踐，這叫保護。」整理了一番，姜桃花帶著她就往外走，「妳家公主太好看了，在男人那兒有用，在女人這兒不僅沒用，還是禍害，所以咱們侍寢的時候要多嬌媚有多嬌媚，見正室時就要多醜有多醜。」

花燈撇嘴，「這也太狡猾了。」

伸手就敲了她一記，姜桃花白眼直翻，「傻孩子會不會說話啊？這叫狡猾嗎？這叫聰慧，懂不懂？」

捂著腦門，花燈乾笑著點頭，心裏卻想，用聰慧來形容主子真的是太寡淡了，就該配上狡猾二字。不過二九年華的女子，也不知道這些年經歷了什麼，怎麼會從小時候端莊文雅的公主變成了現在這樣……

「老奴徐氏見過姨娘。」

一行人還沒走過迴廊，迎面就來了個穿著褐色上襖配著灰白下裙的婆子，臉上皺紋密佈，從鼻翼下來到嘴角兩邊的紋路極深，形成一個大大的「八」字，一雙眼

睛帶著凌厲，嘴裏請著安，卻是已經將姜桃花上下打量了個遍。

「免禮，這位就是相爺說的管事嗎？」姜桃花笑咪咪地問，「我正要去向夫人請安，有什麼要注意的，徐管事不妨現在就說說。」

「是。」徐管事頷首，轉身就跟在她旁邊，開始說這相府中的規矩。

「魏國尊卑分明，上至皇宮，下至尋常百姓家，有多妻妾者，院內都是有位分的。咱們相爺乃朝廷重臣，府中姬妾良多，夫人梅氏乃正室，獨尊一位，其下便是姨娘，除了您以外還有四位姨娘。姨娘之下是侍衣，共六位；侍衣之下是暖帳，暖帳與尋常丫鬟無異，只是偶爾被爺寵幸，共八位。」

邊聽邊微笑頷首，姜桃花心裏暗想，這麼多女人，沈在野為什麼還沒死在床上？還能那麼活蹦亂跳地糊弄人？太不可思議了。

「您現在去向夫人請安，只要按照下見上的規矩，行屈膝禮即可。咱們夫人性子溫和，不會為難姨娘，只是……若秦姨娘在，您便小心些。」

秦姨娘？姜桃花來了興趣，「是個脾氣不太好的人嗎？」

徐管事皺眉，張了張口又止住了，低頭道：「這府裏下人哪能說主子是非，您去見過便知。」

好吧，人家話都說到這個分上了，她也就自己留了個心眼，拎著裙襬繼續往前走。夫人梅氏住在凌寒院，別聽名字清雅，裏頭可是金碧輝煌，紅木的雕花門精緻華貴，四扇大開，院落兩邊一溜的首案紅牡丹，貴氣又熱鬧，充分顯示了主人在這相府裏獨一份的地位。

「公主來了？」

姜桃花剛走到主屋門口，就有幾個人簇擁著一個女子迎了出來。那女子五官端正，不見得有多美豔，卻是溫和端莊，鳳目含笑，瓊鼻櫻唇，下巴上有一顆小巧的紅痣，看著就讓人覺得親切。

也沒多瞧別的，姜桃花衝著她衣裳上正紅色的繡邊就行了禮，「見過夫人。」

梅淨雪進府已經兩年，府裏形形色色的女人都見過了，深知沈在野的喜好，向來是對美人偏愛不已，所以聽聞趙國公主姿容絕美的時候，她就準備好好見一見了。但是，眼前這姑娘怎麼好像跟傳聞中的不大一樣啊？

疑惑地上下打量一番，梅淨雪直歎氣，「公主昨兒想必是被折騰了好一番吧？瞧這臉色憔悴得很，衣裳也不合身。來人啊，快去把府裏新打的幾套頭面都拿來，給公主選一套。」

對於這種一上來就送她東西的好人，姜桃花是很喜歡的，目光也就溫和了不少。可是，還沒等她偷著樂一會兒呢，旁邊扶著梅淨雪右手的女子就笑咪咪地開口了，「夫人大方，讓新妹妹一來就有頭面選。可是如今這新妹妹進了咱們相府，也只是與妾身同等的姨娘，夫人就不必再稱公主了吧？」

這話說得也沒什麼不對，姜桃花趙國公主的身分在這大魏丞相府裏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分量，也不可能擺架子什麼的。但是話這麼說聽著怎麼都讓人心裏不舒坦。

姜桃花抬眼就看了看那說話的人。

眉心點著菱花妝，一雙桃花眼也算是勾人，此女比正室夫人嬌媚不少，身著妃色

海棠長袍，裏襯淺褐錦繡，頭上還插著兩支孔雀步搖，一看就是得寵的側室。

想了想方才徐管事說的話，姜桃花恍然，「這位姊姊便是秦姨娘？」

秦解語挑眉，看了一眼後頭站著的徐管事，輕笑道：「新妹妹初來乍到做的功課倒是不少，一來就聽說我了？可是有人說我的壞話，叫妳小心些？」

「怎麼會。」姜桃花平視她，微笑道：「都說秦姊姊美豔非常，妹妹自然一見便知。」

「哦？」秦解語樂了，「妳的意思是，夫人不如我美豔？」

梅淨雪抿唇，垂眸整理起自己的衣袖來。

徐管事提醒得沒錯，這秦姨娘還真是個需要小心的，張口閉口都在挑事，生怕她今兒好過了一樣。

然而說話的門道姜桃花很久以前就摸清了，同一句話用不同的法子說出來，結果是大大的不同。人情來往，高手過招，比的也不過是誰更不要臉而已。

「海棠有海棠的豔麗，梅花有梅花的清雅。」笑了笑，姜桃花道：「姊姊總不能拿梅花與海棠比豔，也不能拿海棠與梅花比雅，各自有各自開花的好時候。相爺這院子裏也不會只有一季花開、一種花香，既然都是爺喜歡的，那又有什麼好比的呢？」

秦解語一愣，轉頭看向梅淨雪。

梅淨雪微微一笑，眼露讚賞，「姜妹妹是個會說話的，看樣子也懂事，倒是能讓我省不少的心。別在這門口站著了，進去說話吧。」

「是。」姜桃花領首，跟著踩上台階。

「這府裏人多，平時請安也就不必每日都來。」坐在主位上，梅淨雪溫和地道：「每三日來請一次即可，若是平時有事，遣丫鬟來知會一聲便是。」

這麼輕鬆？姜桃花連忙點頭。

剛才還擔心萬一遇見個心狠手辣的主母，那她日子就難過了，沒想到這麼幸運！

「府裏別的規矩都不嚴，就只一點，希望妳好生遵守。」梅淨雪看著她道：「關於侍寢，府中是有專門的安排的，不可故意打亂，以免引起後院紛爭。」

這是自然的，姜桃花乖乖點頭。一大院子女人，卻只有一個男人，那就跟餓狼搶食似的，與其爭個頭破血流，不如一早定下規矩平等分配，那對誰都好。

只是，堂堂丞相，會按照安排去寵幸後院的女人嗎？

像是察覺到她的疑惑，秦姨娘撫弄著指甲開口，「咱們爺也是向來不喜歡女人爭搶的，所以只要不是有人使手段，那爺就會按照規矩施恩。」

「明白了。」姜桃花點頭，接過丫鬟遞來的侍寢名單看了看。

一個月共三十天，府中加上她，除暖帳那種沒地位的之外，一共十二人。夫人佔三日恩寵，姨娘佔兩日，侍衣佔一日，剩下的時日歸沈在野自己安排，看是選幸哪個暖帳，還是自己在書房過了。

掐指一算這需要耕耘的天數，姜桃花覺得現在沈在野最缺的肯定就是牛鞭湯，要是以後需要討好，那一定得熬給他喝喝，不然縱慾而死，她就跟著沒好日子過了。暗暗握拳，姜桃花與兩人又客套了一個時辰，躲避著秦姨娘的挑釁，打探了不少

府裏的情況，然後告退準備回自己的院子。

結果剛走到花園裏，迎面就撞上了沈在野。

「……妾身見過相爺。」

沈在野本來是沒注意她的，聽見聲音才停下來盯著她看了半晌，「公主？」

「爺以後叫妾身桃花便是。」姜桃花低著頭道：「進了相府，就沒什麼公主了。」

微微挑眉，沈在野轉過身子來，目光幽深，「妳倒是挺適應。」

「自然，妾身還想好好過日子呢。」不適應環境，難不成等著環境來適應她啊？天底下哪有那麼多好事。

「妳能這樣想，我也寬心不少。」嘴裏這麼說著，沈在野卻是惆悵地歎了口氣，好看的眉頭輕輕皺起，似是有什麼為難之處。

姜桃花垂眸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悶頭不接話。

她不傻，沈在野明顯是有話想說，可偏生不直接說，反而要她來問，她要是真問了，那不跟顆傻白菜似的又跟著他的節奏走了嗎？萬一被帶什麼坑裏，哭都沒地方哭！還不如裝個不懂眼色的傻大姐，都比湊蛇嘴邊去安全。

不是她防備心重，要怪就怪沈在野一開始就騙了她，兩人之間的信任已經蕩然無存，那就不能怨她不配合了。

「今天天氣不錯啊。」沉默了半晌，桃花抬頭，看著春日明媚的陽光，傻笑了兩聲，「相爺要是沒別的事，妾身就先回去了。」

沈在野挑眉，對她這樣的反應感到意外，盯著她略微思忖片刻之後道：「既然妳這麼急著回去，那我便陪妳去那爭春閣坐坐吧。」

啥？桃花一愣，抬頭看了他一眼，又低頭悄悄將侍寢單子扒拉出來瞥了瞥。

沒記錯的話，今天他要寵幸的應該是顧姨娘，去她那兒幹啥？

不過轉念一想，現在時候尚早，怎麼可能一去就寵幸她，沈在野又不是發情期，是她想多了，人家興許只是想過去跟她說點事情而已。

腦子這麼一轉，姜桃花立刻就換上了熱情的笑容，朝沈在野屈膝行禮，「好的，爺這邊請。」

沈在野勾唇頷首，轉身之時眉頭卻皺了一瞬。

女子多愚昧，聰明的也多半只會在男人身上動心思，局限於一室之中，所以他一直覺得女人是最好掌握的。

然而有那麼一瞬間，他在這姜桃花身上嗅到些異常，這人好似在他手心裏，卻又像隨時會溜走一樣。

心下生疑，他便若無其事地開口問：「看妳從凌寒院的方向來，可是見過夫人了？」

「是。」姜桃花規規矩矩地回答，「夫人告知了一些規矩，妾身必將銘記於心。」

「嗯，秦姨娘可也在那院子裏？」

「秦姊姊在呢，也教了妾身不少東西。」低頭答著，姜桃花拿眼角餘光偷偷瞥著旁邊這人。

你說這長得人模人樣的公子哥兒怎麼就心思這麼深沉呢？害她都不能好好沉迷在這無邊男色裏，只能繃緊身子小心翼翼地提防著。

「妳覺得秦姨娘此人如何？」沈在野問。

姜桃花想了想，一臉天真地道：「容貌上乘。」

他問的是為人，誰要她答容貌了？沈在野停了步子，皺眉看著她，「說起容貌，妳這一番打扮，倒還不如早晨毫無點綴時來得好看。」

「這是自然。」姜桃花下意識地就說溜了嘴，「男人眼裏不穿衣服的女人才是最好看的。」

話音一落，身後跟著的家奴丫鬟全傻了。

沈在野震驚地看了她一眼，而後垂了眼眸，「桃花。」

「妾身知錯！」麻溜地往地上一跪，姜桃花一臉慌張，「妾身自小在趙國長大，有些地方難免表現不當，規矩還沒完全學會，請爺寬恕！」

瞧她這緊張兮兮眼珠子亂轉的模樣，沈在野反而覺得心裏一鬆，伸手將她扶了起來，「趙國風氣開放我倒是有耳聞，卻不知竟然開放至此。」

「您不知道的還多著呢，有什麼想問的，儘管問妾身就是了。」姜桃花抬臉就對著他傻笑，一副沒心眼的樣子，「不過妾身只知道些底層的事情，皇宮裏頭的事情是不太知道的。」

「嗯？」沈在野挑眉，「妳是堂堂趙國公主，怎會知低不知高？」

「相爺有所不知。」姜桃花下意識地捋了捋袖口，開始半真半假地糊弄人了，「妾身雖是公主，卻是個身分極為尷尬的公主。母后早逝，呂后不喜我與皇弟，為了讓皇長女將來繼位趙國，便將我與皇弟安置在宮城最邊上的宮殿裏，生活與普通宮人無異。」

趙國除了皇子，皇女也可繼位，這個沈在野是知道的，跟趙國的歷史有關。雖然這在大魏是行不通的，但他也尊重別國的習俗。「如此說來，公主遠嫁是想改變生活狀況？」

姜桃花一點也不遮掩地點頭承認，「自然，遠嫁大魏怎麼也比在那宮牆下頭生活得好。」

「那妳可有什麼想要的東西？」

「有啊有啊。」姜桃花眼睛放光，「妾身想要吃得飽穿得暖。」

沈在野無言了，這話聽得他都有點不忍心了，雖說如今趙國在大魏眼裏也的確是個窮鄉僻壤，但堂堂公主的願望竟然只是吃飽穿暖，這也太心酸了。

眼微抬，他放柔了聲音道：「在這相府裏，妳自然是能吃飽穿暖的，不僅如此，若是能幫我兩個忙，我還可以幫妳找人帶禮物回趙國，送給令弟。」

這麼好？姜桃花心裏的算盤啪啪一陣亂響，然後傻笑著試探，「什麼忙啊？」

「因為妳的緣故，我與景王和南王之間都有了嫌隙。」沈在野低頭看著她，很是溫柔地一笑，「所以第一個忙，便要請妳在明日南王來府裏時，告訴他妳是自願跟了我的。」

眨眨眼，姜桃花問：「那第二個呢？」

「第二個自然是景王那邊，後日我與他相約北門亭，妳將昨日發生的誤會都解釋給他聽即可。」

沈在野半垂著眼的時候實在是太好看了，尤其是從姜桃花的角度看過去，簡直溫柔得要把人給化了，換個女人來，不管他要什麼，恐怕都得答應。

但是姜桃花好歹是學過媚術的人，要是自個兒沒使出來，還被別人迷惑了，傳回去豈不是砸師父的招牌嗎？

於是稍微定了定心神之後，姜桃花有些為難地看著他，「我如今只是相府的妾室，隨意與王爺搭話沒關係嗎？」

「沒關係，不會有別人看見。」沈在野道：「這些我自然會安排，妳肯幫忙便可。」聽他這麼說，如今的麻煩好像是她導致的，要是不知道先前他撒了謊，姜桃花肯定會覺得內疚想補償。

然而，她知道面前這人是在騙她，雖然不知道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，但絕對不是要對她好。

「爺。」姜桃花一臉愁苦地道：「不是妾身不肯幫忙，只是妾身從昨兒起身子就不太舒坦，明日怕是要下不了床。」

「哦？」沈在野眯眼，低頭看著她，「不舒服？要不要找大夫來看看？」

「等回了爭春閣請大夫來便是。」她坦蕩地道：「若是明日無大礙，可以起身，那妾身就幫爺的忙，若是實在無力……爺就想想別的辦法吧，如何？」

看樣子是真的不舒服？沈在野有些驚訝了，這時機也太巧了些，南王可不是隨意就能上相府來的，若是明日找不到機會說，以那老實孩子的性子，肯定要跟他強起來了。

可是看姜桃花這雙眼裏滿是誠懇，也不像是撒謊，他總不能讓人帶病去見南王，終歸是不妥。

「既然如此，那妳便別回爭春閣了。」停下步子，沈在野道：「這乍暖還寒的天氣，爭春閣裏甚為冰冷，今日就在臨武院過吧，這樣明日興許妳便好了。」

啥？姜桃花腦袋立刻搖得跟撥浪鼓似的，「夫人剛剛才說過，這府裏有規矩，非侍寢之日不得爭寵。」

輕笑一聲，沈在野道：「今日我該去懷柔的溫清閣，所以才將屋子讓給妳睡，這又算什麼爭寵？」

哦，人不在啊，那也行。姜桃花鬆了口氣，反正病也是要裝的，在哪兒睡都一樣。

「多謝相爺。」

他點了點頭，一行人便轉了方向，往臨武院去了。

第三章 幫爺一個忙

將她安置在院子裏，沈在野便稱有事去了書房，姜桃花瞥了瞥自己身邊跟著的陌生丫鬟，也沒敢亂動，就老老實實地待著，該吃飯吃飯，該休息休息。

傍晚的時候，青苔回來了，一路摸到臨武院，氣喘吁吁地問：「主子可要奴婢伺候沐浴？」

「要的要的。」姜桃花連忙朝旁邊的丫鬟吩咐，「讓人抬水進來吧。」

「是。」丫鬟應聲而去，沒一會兒屏風後頭的浴桶裏就倒滿了熱水。

「行了，我沐浴的時候只要青苔伺候。」姜桃花看著其他下人道：「妳們都在門

外守著吧。」

前頭一個丫鬟恭敬地應了，不過出去的時候卻是隨手將箱櫃都給上了鎖。

真夠謹慎的啊！姜桃花嘖嘖了兩聲，等大門合上，才將青苔拉到屏風後頭問：「怎麼樣？」

青苔小聲道：「先說景王吧，景王是如今最得寵的皇子，雖然不是嫡出，卻是目前皇子裏最有出息的，在朝中也頗有威望，只是有一眾老臣一直不服他，以至於景王一直想拉攏沈丞相。」

「再說沈丞相，先前打聽到的那些都是真的，他在朝中沒有黨派，聲望卻極高，有眾人擁護，但是在民間的名聲極差，據說是工於心計、草菅人命之人。」

倒吸一口涼氣，姜桃花瞪大了眼，「還真是這種人啊？他那張臉倒是不像壞人，還挺……挺好看的。」

青苔連連搖頭，「人心隔肚皮，主子還是小心些。最後再說南王，南王年方十六，實在是天真不諳世事，據說是拜在大魏黔夫子門下，習的都是恭仁禮讓，母妃早逝，不得聖寵，倒也安居一隅，不爭不搶。他小時候似乎與他母妃一起被送去吳國當過質子，所以也挺喜歡吳國的禮儀風俗，只是因此更惹皇帝不悅。」

姜桃花點頭，「總結來說，這就是個很不錯但是很不得寵的小王爺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既然不得寵，那沈在野為什麼會讓我特意去給他解釋呢？」摸了摸下巴，姜桃花想不明白了，「他難不成對個小孩子有什麼想法？」

青苔臉一黑，連忙搖頭，「外頭有傳言，說相爺與南王相見的機會不多，但對他憐愛有加，把他當弟弟一般看待，屢次有人想將南王扯進紛爭，都被相爺給擋住了。他還曾評價南王，說『世間難得此璞玉，豈能未琢而被汙泥所染』，看起來就是單純地想保護他，兩人並無血緣和其他交情。」

是這樣啊，姜桃花點頭，「奸詐的人也是有人性的，這南王能在沈在野心裏留下一片淨土，那就可能真是個好孩子，可是明日最好還是別見了，以防萬一。」

「好……不對，您為什麼要見南王？」青苔瞪大了眼，「您與南王有婚約在先，毀約錯嫁在後，再見豈不尷尬？」

「是相爺讓我幫忙，可能是因為我的事情，讓他與南王有了嫌隙，所以讓我去解釋，以免不好繼續相處吧。」姜桃花道：「但是我已經說了，明日會病得起不來身，正好躲過一劫。」

病得起不來身？青苔皺眉，看了看旁邊已經逐漸開始變冷的洗澡水，「您認真的？」

「自然，捨不得孩子套不著狼，沒別的路可選了。」伸手試了試水溫，姜桃花笑咪咪地看著她道：「明日記得好好照顧我唷，我要吃南瓜粥。」

青苔，「……」

趙國就只有兩個公主。大公主是慣常對別人狠，所以宮裏人人都怕她，而這二公主是出了名的對自己狠，別人不怕，她倒是打心眼裏佩服了。

等了許久，門外丫鬟已經開始問要不要加熱水了。

青苔出去把熱水都提進來放在一邊，然後就看著自家公主脫了外袍，只著單衣，

泡進了已經冰冷的水裏。

這天氣，晚風從窗戶吹進來還是有些令人發寒的，然而姜桃花卻是一臉堅定不移的泡在水裏一動不動。

「要泡多久？」青苔有些擔憂。

「再三炷香即可，久了也該惹人懷疑了。」嘴唇有些發紫，姜桃花深吸一口氣，直接將整個腦袋埋進了水裏。

溫清閣裏，沈在野看著窗外的月亮，手裏把玩著一枚扳指，眼神幽深。

「爺。」顧懷柔笑著靠過來，「時辰不早了，咱們該休息了。」

「嗯。」應了一聲，沈在野轉頭，唇角微抬，順著她朝床邊走。

顧懷柔以前是這院子裏最嬌俏的，慣常會在床上討他歡心，所以進府不過一年就成了姨娘。然而不知道為什麼，如今再看她媚笑沈在野皺了眉。

媚笑不是她這樣誇張的，該是細眉微挑，眼裏含著無盡情意和誘惑，微微發光；嘴角的弧度不大，卻跟個小銀鉤似的看得人心裏癢癢。

這麼一想，姜桃花那被月光映亮的五官就浮現在了腦海裏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飾，媚人入骨不自知。

微微一怔，沈在野下意識地起身，抬手擋住了顧懷柔上前的動作，轉身就往門口走。

「爺？」被他這反應嚇了一跳，顧懷柔慌了手腳，連忙伸手攔住他，「可是妾身哪裏伺候不周？您怎麼要走？」今日是該她侍寢的日子啊，若是爺就這樣走了，那她明日有何顏面見人？

「妳先睡吧，爺等會就回來。」沈在野安慰似的拍了拍她的肩，「有東西落在院子裏忘記拿了。」

顧懷柔怔愣地看著他遠去，忍不住皺眉呢喃，「什麼東西這麼重要啊？越桃，妳跟去看看。」

「是。」旁邊的小丫鬟應了，提溜著裙子就跟了上去。

見著差不多了，姜桃花便從冷水裏起身，換了一身乾衣裳，讓青苔處理乾淨了，自己頭昏腦脹地坐在床邊擦頭髮。

一陣風從大開的門外吹進來，姜桃花只覺得眼前一陣模糊，喉嚨疼得難受。這樣的程度，明兒怎麼也該發個高熱吧！

「還沒睡？」

沈在野的聲音陡然響起，嚇得姜桃花一個激靈，猛地就打了個大噴嚏，「啊啾——」這噴嚏來得突然，以至於她沒來得及捂住口鼻，唾沫星子愉快地噴了來人滿臉滿身。

沈在野閉著眼，眉毛擰得能打個蝴蝶結了。

「抱歉！」看清了人，姜桃花連忙起身拿手帕給他擦，「妾身不知道相爺來了……」

等等，您怎麼來了？」不是該在溫清閣嗎！

「……我回來拿東西。」睜眼就看見眼前的人瞪大眼跟見了鬼似的看著他，沈在野覺得又好氣又好笑，「就算不是回來拿東西，這也是我的宅院，我想去哪兒就去哪兒。」

「不是不是，您別生氣。」姜桃花連忙解釋，「府中規矩森嚴，妾身只不過怕犯錯而已。」

「府裏最大的規矩，是我。」接過她手裏的帕子，沈在野慢條斯理地擦起自己身上的唾沫，「規矩是我定的，明白嗎？」

「妾身明白，爺高興就好！」姜桃花抬臉，衝著他一陣傻笑。

抿了抿唇，沈在野聞了聞自己的衣裳，嫌棄的意味溢於言表。

姜桃花作為一個有眼力見兒的人，立刻就去叫丫鬟拿更換的衣裳來。「妾身替爺更衣吧？」

掃一眼她這諂媚的模樣，跟在和風舞時的臉怎麼也對不上號。沈在野長歎了口氣，輕輕敲了敲自己的眉心，然後張開雙手，一副大爺等著伺候的模樣。

姜桃花麻利地將他的外袍給脫了，不過似乎是動作太大，一方手帕掉了下來。

像沈在野這樣姬妾眾多的男人，有一塊女人的繡花手帕在身上實在是太正常不過了，但是她才剛低身撿起來，竟然就被他一把搶了去。

還有沒有風度了，不能溫柔點嗎？捂了捂自己被抓疼的手，姜桃花斜睨那手帕一眼，看沈在野當成寶貝似的塞進衣袖，也沒多問，心想應該是哪個他中意的女人送的吧。

伺候大爺更了衣，大爺還不滿意地掃了她一眼，伸手就將她抱起來丟進了被窩。

「妳手太涼了，今晚上蓋嚴實些睡。」

「多謝爺關心。」姜桃花笑道：「爺路上也請小心，夜路易滑。」

「嗯。」沈在野點頭，目光打量她須臾，轉身就往外走。

青苔在門外候著，看著他離開了，才溜進屋子裏去，「主子？」

「沒事，妳去休息吧。」咳嗽了兩聲，姜桃花將被子都掀開，然後閉眼躺好，「明日早些來伺候。」

「是。」有些遲疑地看了她這單薄的身子，青苔歎了口氣，終究是沒說什麼，反正就算她勸，這位主子也不會聽的，那還是省省力氣吧。

不過，剛剛相爺到底是過來幹什麼的？

夜路果真是有些滑的，沈在野漫不經心地走著，眼裏盛著半片月光，溫柔又有些陰暗，像一條雪白的毒蛇，在黑暗裏優雅地吐著信子。

「主子，北門亭那邊已經安排妥當了，要是姜姨娘後日還未痊癒，便按第二個計畫進行。」湛盧走在他身後，輕聲說了一句。

眸光微動，沈在野側頭看他，「你覺得姜姨娘這病是真的，還是假的？」

湛盧一愣，皺眉道：「府裏大夫已經看過了，說是的確有些不舒坦，可能是初到大魏不太適應，加上最近天氣變化，病了也是正常。」

「是麼。」輕笑了一聲，沈在野繼續往前走，「這姜姨娘看起來有點傻氣，但是傻氣當中又好像帶了點精明，一時半會我也分不清她到底是兔子還是老虎。」湛盧有些意外，「主子在意姜姨娘？」

「沒有。」沈在野搖頭，「我只是怕後天會有什麼變數。」

雖然姜姨娘媚術了得，但是他不吃那一套，她存在的意義就是拉開一場大戰的帷幕罷了，只要順利拉開，她的生死就與他無關了。

「這個主子可以放心。」湛盧拱手道：「您的計畫周密，下頭的人也是萬分謹慎，絕對不會出半點差錯！」

「嗯。」垂了眼，沈在野道：「後日既然安排好了，那明日就看情況吧。若是姜姨娘病未能好，便越過南王，直接等著見景王。」

「小的明白。」

月亮高掛，熟睡中的姜桃花還不知道自己的小命已經被人惦記上了，她的夢裏有趙國的大好山河，有從宮牆下流過的清澈溪水，一整夜都覺得心裏分外寧靜。這一覺睡得極好，以至於醒來的時候神清氣爽，渾身都暖洋洋的。

「主子。」青苔一直站在床邊，看她醒了，長長地歎了口氣。

姜桃花眨眼，看了看自己身上蓋得嚴嚴實實的被子，再摸摸自己溫度正常的額頭，當即就坐了起來，橫眉看著青苔，「妳怎麼來給我蓋被子了？」

青苔沉默了片刻，道：「被子是您自己裹上的，奴婢扯了三回了，也沒能扯過您。」姜桃花，「……」好吧，她是會本能的扯被子來著，要怪就怪昨兒晚上沒將被子給藏櫃子裏，導致冷水白泡了。

「現在賄賂大夫還來得及嗎？」姜桃花絕望地問。

青苔搖頭，「人生地不熟，不能貿然收買。」

那就是沒退路囉？跌回床上，姜桃花歎了口氣，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……既然掙扎沒用，那就去見見南王吧，按照妳打聽到的情況來看，南王年幼天真，應該不會為難我。」

「是，主子先更衣吧。」青苔應著，轉身拿了件大斗篷來。

她們還在沈在野的院子裏，昨兒過來之後一直風平浪靜，那就是沒什麼人注意，趁著現在天還沒大亮，還是趕快溜回爭春閣為妙。

裹著斗篷帶著青苔一路狂奔，姜桃花跨出臨武院大門的時候也就沒注意旁邊躲著的兩個小丫鬟。

「跟上她，我去找越桃姊姊。」

「好。」

蹲守了一夜的小丫鬟麻利地去了溫清閣，逮著越桃一陣嘀咕。

越桃扭頭，又對著自家主子一陣嘀咕。

「我就覺得昨日爺有些奇怪，果然那院子裏有么蛾子。」顧懷柔冷哼了一聲，「讓人繼續盯著，看是哪個不懂規矩的要跟咱們溫清閣過不去。」

「是。」

丞相府の後院看似祥和平靜，公平無爭，但也是有不少人想打破這平靜，為自己多爭一杯羹的，就看是哪隻出頭鳥來開這個頭了。

姜出頭鳥還什麼都不知道地在打扮。

因為南王年紀小，所以她也不能畫太媚俗的妝，就洗了把臉，稍微擦點粉，整張臉顯得乾乾淨淨的即可。

選了套合適相府姬妾身分的衣裙，再挑兩支素淨的髮簪。姜桃花對著鏡子十分慈祥地笑了笑。

「主子。」青苔有點看不下去了，「您是要把南王當小孩兒對待嗎？」

「他才十六歲，不是小孩兒是什麼？」姜桃花莫名其妙地道：「就跟長玦一樣大啊。」

「是跟三皇子一樣大沒錯。」青苔看了她一眼，「可是您也才十八歲。」

大人家兩歲而已啊！這一副長輩的作態是要幹什麼？

姜桃花皺眉，低頭認真想了半晌才反應過來，「原來我才十八歲。」

這一年又一年的，她還以為自己一早三十多歲了呢。

青苔哭笑不得，「您這是還沒睡醒不成？」

「沒事，我只是習慣把長玦當小孩子了。」歎了口氣，姜桃花道：「希望南王別像長玦一樣難搞就好。」

這是一個發自內心的願望，趙國三皇子姜長玦簡直是個二愣子，一旦認定的事情，撞著南牆了都不回頭，有彎路不會走，還非拉著她走什麼正義大道，結果往往是兩個人一起吃虧。

為了教育自家弟弟通人情，知世故，姜桃花沒少費心思，然而並沒有什麼用，遇上這種油鹽不進、死腦筋的人，她是最沒有辦法的。

「姜姨娘。」

外頭有個丫鬟進來了，打量了姜桃花一眼，見她臉色正常，便鬆了口氣，「您身子既然好了，那就快些去花園裏準備吧，相爺說，客人用過早膳便會登門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青苔應了一聲，眉頭微皺，正想說自家主子的早膳還沒吃呢，結果就見妝台前的人十分自然地站起來，領著她就往外走。

「主子。」她有些心疼，「您不餓嗎？」

「相爺讓咱們立刻去花園，哪裏還能說餓？」姜桃花一臉大義凜然地跨出了門。

「可是……」跟在後頭看了一眼自家主子走的方向，青苔神情古怪地道：「府裏的花園在另一邊。」

「我知道，相府的地圖我也看了。」

「那您往這邊走幹什麼？」

姜桃花回頭白了她一眼，壓低聲音道：「說妳傻妳還真傻，樣子是做給別人看的，肚子可是自己的，現在還早，順路就去廚房撈點吃的啊！」

青苔，「……」不是說立刻去花園嗎？

她家主子果然是不用人操心的，這心裏的小算盤可能比她的頭髮絲都多。

廚房裏的人正在慌慌忙忙地準備早點，張廚子剛把一碟奶黃包放在灶台上，結果轉身拿個食盒的功夫，碟子竟然空了！

發生什麼事了？張廚子很茫然，看了看四周，拿下帽子摸了摸自己光溜溜的腦袋，一副不可思議的盯著那盤子。

青苔將奶黃包與姜桃花一起分著吃，邊吃邊往花園走。

「這府裏廚子的手藝還不錯。」姜桃花滿意地道：「以後有口福了。」

一共四個奶黃包，每人吃了兩個，吃完的時候就已經到了花園門口。

「姜姨娘。」花園月洞門處站著的丫鬟朝她微微屈膝，「相爺吩咐，您去亭子裏候著便是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姜桃花領首，左右打量了一番，帶著青苔往裏走。

花園裏已經有不少丫鬟來來往往，亭子裏也備了很多好吃的，看起來沈在野還真是很喜歡這個小王爺，雖然小王爺不得皇帝寵愛，但在這裏享受的竟然是貴賓待遇。

在石桌邊坐下，姜桃花忍不住摸著下巴低聲道：「青苔，妳覺得有沒有可能這小王爺其實是相爺的私生子？」

青苔差點被自己的口水嗆著，瞪眼看著她，「主子，十六年前相爺才十歲。」這想法也太喪心病狂了吧？

「哦，這樣啊……」姜桃花點頭，「那就是我多想了。可是我不明白，沈在野這種位高權重心思深沉的人，當真會因為個人喜愛而對一個王爺無條件地好嗎？」青苔想了想，道：「也不是太好，兩人平時都不怎麼見面的，興許是因為南王爺沒什麼勢力，相爺覺得與他交往比較輕鬆，所以才會這樣對待吧。」

她去外頭打聽的時候也沒多少人覺得相爺偏愛南王，只是對南王不似其他人冷漠罷了。

姜桃花眯了眯眼，摸著下巴沉默了。

「你當真沒有騙我？」

有些青澀的少年之聲乍然在月洞門外響起，姜桃花耳朵尖聽見了，連忙伸長脖子往那頭看。

沈在野先跨進門來，一身黛色織錦長袍，丰神俊朗，臉上帶著讓人看不透的笑意，低著頭道：「微臣何時騙過王爺？」

旁邊的人跟著他繞進月洞門，白底青邊的錦袍配著細羅的攏袖，讓姜桃花眼前一亮。

好一個唇紅齒白的少年郎啊！說是不得寵的，卻無半點畏縮怯懦之感，背脊挺直，一身正氣，眉如長舟劃浪，眼含碧波晴日，鼻梁高挺，輪廓清秀，就是那小嘴兒抵得緊緊的。

「你騙我的次數難道還少了嗎？」穆無暇頗為惱恨，「就是手段高明，叫本王抓不著把柄罷了！」

這氣急敗壞的樣子像是被欺負慘了，看得姜桃花心裏一陣好奇。

這兩人到底是什麼關係啊？當真是要好，南王怎麼會對沈在野這個態度？要是不

好，沈在野又為什麼這麼在意南王？

「人就在前頭，王爺不信微臣，就自己去問問吧。」沈在野頗為無奈地歎了口氣，轉過頭來看向亭子裏。

姜桃花連忙收斂了表情，朝他們微微一笑。

穆無暇跟著看了她一眼，秀氣的眉毛蹙成一條，戒備地看向沈在野道：「她如今已經被父皇賜給你了，在你的府裏，怎麼可能說真話？」

「那王爺要如何才肯相信微臣？」

「很簡單，你別在這裏，本王單獨問她。」穆無暇抿唇，目光堅決地道：「你不許作弊！」

姜桃花聽著，默默翻了個白眼。小孩子就是天真，人家作弊都是在背後提前做好的，怎麼可能當面說什麼。

「微臣遵命。」沈在野微微領首，轉頭溫柔地對著亭子這邊道：「桃花，記得好好照顧王爺。」話是溫柔的，眼神卻帶著警告的意味。

姜桃花打了個寒戰，扯著嘴角應下，「妾身明白。」

不就是要幫他騙小孩子而已嗎？這南王這麼天真，根本就費不了多大力氣，他瞎緊張個什麼勁兒。

Crescent